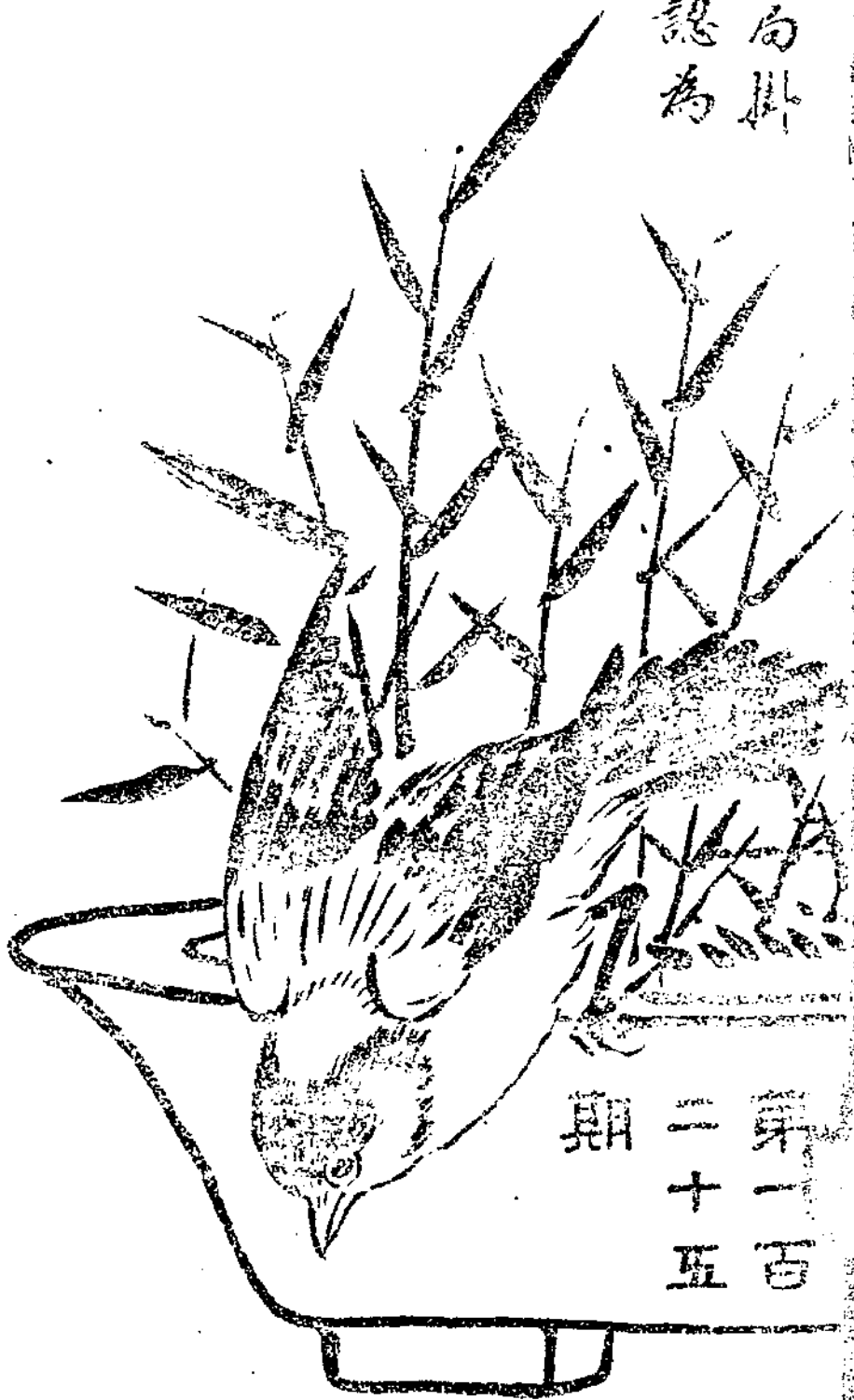


郵局掛
號認為
新聞紙

國語注音字母報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
電話南局七百六十六號



第一百
二十五
期



本報宗旨

本報以統一語言，普及教育，促進文化，培養道德

，矯正風俗，使年長失學或無力就學者曾習過注音字

母的，讀本報可以輸入他的教育為宗旨。

本報目錄

論說

故事

先字

常識

格言

物理

研究

小說

恭賀

年禧

注音字母傳習總所

注音字母書報社

同人謹賀



論說



語體文教授法的研究

陳哲甫

語體文是甚麼？

就是用高等官話作的文。語體

文雖然不講聲調，可是間架，層次，句法，字法，也得有一定的格式。

間架是甚麼？

就是要摹仿一種格式。無論一篇

的字數多少，先將間架立住，後再將主意填入；為

是顯出他的立意。

上

注意

層次是甚麼？就是一篇文章的次序。故敘事的

文，(如記事類，傳狀類……等)必須分清層次。先

後繁簡雖不同，總以真確為佳；使讀者如臨其境，

如見其人。

語體文的句法，每不容易簡短；不如文言以一二

二字，或三五字，能包括許多意思。這是語體文不

及文言的地方。但是一句之中，如名詞，代名詞，

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

這九種詞類，必使合於口吻，方不至於有造句不明瞭——不妥當的缺憾。若過意思深奧，必得有創造的新句。只要合理法，無妨獨造新句。這是語體文勝過文言的地方。

文言遇有難達意思的地方，往往用一個典故或成語就能圖圖過去；語體文沒有能引的典故，也沒有可代的成語，絕不能圖圖過去。這是語體文不及文言的地方。可是狀物類事……等，文言不能得真

確的意見——語句，這是語體勝過文言的地方。至於

間架，層次……等；語體文家必為古文家，方能勝任

；若只從語體文入手，恐怕也不容易討好。

總而言之：語體文非俗語可比，一切俗語辯談

都不能用，倘用成句，上下接插語體文，必不成句

法了。

語體文必須句能簡短，字能清晰，間架立得住

，層次敘得清，那才算語體文呢？

語體文的價值，也就不問可知了。
教授的方法，重在讀法。讀法既以代言語，則

末，這也是一個好法子。
作語體文宜分段；一層意思終了，為一段的結

物理，化學……等科學，若用語體文，更容

了解。究竟語體容易學，他的長處在能創造，故覺
其新。他的短處是難確切，所以顯着難。

標目提綱，語不離目，是叫作正格。至於扯雜

法不空古事

重覆，眉目不清，這種毛病，應當速避。



中外故事



高星甫投稿

司馬光

司馬光——宋朝的人——在年幼的時候，和他

得着一個胡桃。(俗名叫核桃)他兄弟兩個人，打算

把胡桃皮剝開；用盡了法子也沒剝開。他姐姐走後

，有一個婢女，把這胡桃泡在開水裏；胡桃的穢過

着熱水，當時就要漲大，胡桃的皮，當時也就裂開

了。等他姐姐來了的時候，司馬光說：「姐姐！我把這胡桃皮剝下來了。」這時候司馬光的父親正在旁邊，說他道：「小孩子！不許打誑語！」（打誑語就是說瞎話）。司馬光遂終身不打誑語。

華盛頓

惠民投稿

美國獨立後，第一任大總統名叫華盛頓。他當小孩子時候，一天在花園裡玩耍，誤把他父親所最喜歡的櫻桃樹砍倒了。後來他的父親回來看見自

主 管 字 母 報

已最心爱的櫻桃樹被人砍倒，於是氣怒得很，大聲
 對園丁問道：是誰把這櫻桃樹給砍倒了？當時那個
 園丁不敢說出是他兒子砍的，只支支吾吾的回答
 ；但是華威頓見他父親發怒，他就走到他父親面前
 ，說道：這樹是我誤砍的，與園丁無關。他父親聽
 他兒子說出真話，就把怒氣打消了，倒很歡喜的去
 安慰他兒子。

孟母

孟子，名軻。戰國時的人。當孟子年幼的時候

，他的東家（即東隔壁）有殺豬的。孟子遂問他母親道

：東家殺豬作甚麼用？孟子的母親說：東家殺的豬

，為給你喫的。孟子的母親說完了這句話遂想道

：若將這豬肉買來給兒子喫？家中又沒有錢。若不

買來？這明明是教兒子說謊言。遂把日用的零錢省

下一點，買一點肉來給孟子喫。所以孟子後來成一

個大儒。這是教兒子不說謊言的千古第一佳話。

不說謊言的書後

高舉五稿

讀了這三篇故事以後，覺得心裡生了無限的感

！覺悟！想在社會上能稱得起一個人的，第一個

要術，就是誠實不欺。因為有了欺人的心，就沒有

作不出來的事。（如偷盜，教大，貪贓，賣法……等

；一切不道德的事，必先有了我所作的秘密，人家

未必就知。的心，方能作的出來。但是這誠實不欺

的心，不是人生成就有的；必有人從旁教導，一勸

言，一引誘而成的。如司馬光因剝胡桃打誑語，其父
教導他。華盛頓砍櫻桃樹能直認不諱，其父即勸勉
他。孟子之母能在事前以身作則，引誘他：這都
是教其子不說欺人的話。

嘗見世人哄他孩子睡覺，不是其父說虎狼來了
，就是其母說妖精來了。這明明是小孩子在不會說
話以前，他的父母就把說瞎話教會了。孩子到了四
五歲時候，又偶然作了錯處，若是直說出來，他的父

主奇子母報

父母是必然大打大罵；若是孩子說一句瞎話，當時把父母罵過去，作父母的反要讚他孩子有知識。咳！

我國人心日壞，未嘗不是這種教導兒女的法子教出來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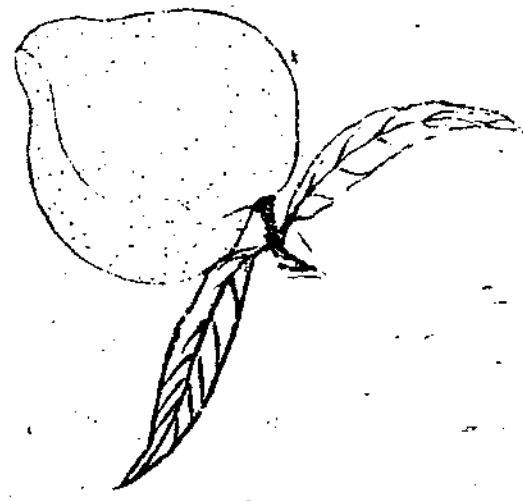
桃

先講

字



蜜桃的桃。桃有幾種：有結實的，有不結實的。春天三月間開花，花色粉紅。



李

李子的李。果中李。

子，其味甜，其質。

重，入水即沉。又姓李的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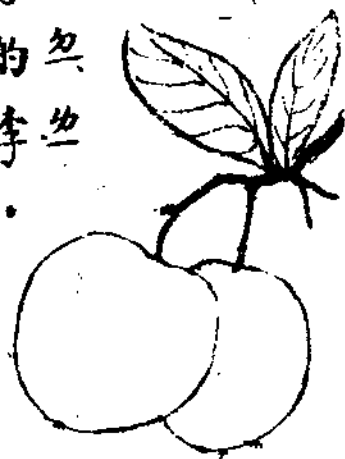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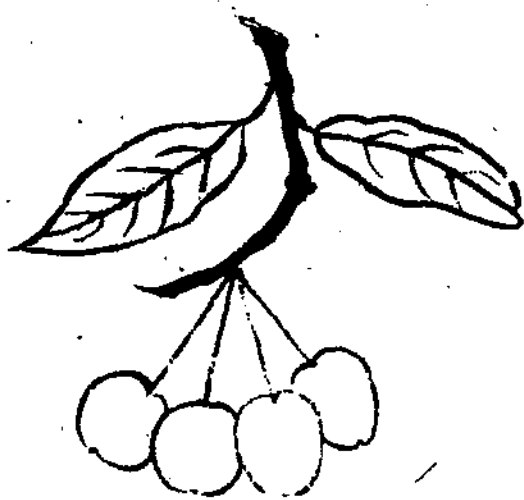
櫻桃的櫻。櫻桃樹。

春初開花，結實如大。

豆，五月間成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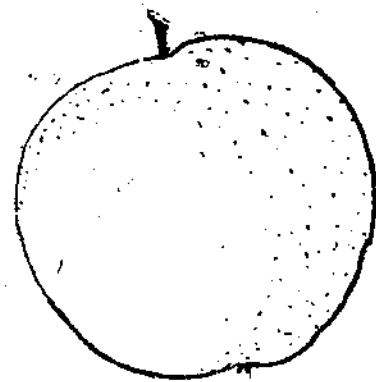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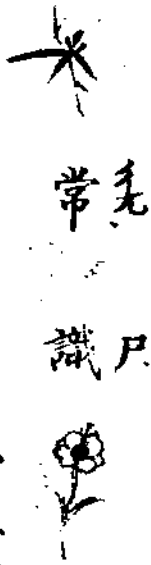
蒂長，其味甜。

杏花的杏。春天開紅花。



杏

出五月結實。紅黃
 色可愛。實內有核
 核內有仁，叫作杏仁



照例說說煤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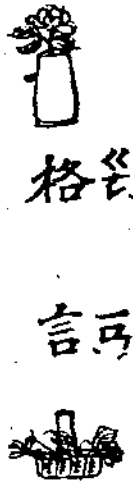
本報每年在這入冬的時候，必要在報上說一次
 煤毒的害處。今不嫌絮煩，照例再將煤毒厲害說說：
 煤毒的害處。今不嫌絮煩，照例再將煤毒厲害說說：

提起大家的注意！

北方天氣寒冷，家家必要生一個煤火爐禦寒。
 雖然禦了寒，可是煤的毒氣，也很厲害。初生起爐
 時，將燒紅，或已經要滅，這時候煤的毒最盛。防這
 種毒，必等爐火着紅，再移進屋中。爐火要滅，或
 是添生煤，必須將煤爐移到院中，多受點累不要緊
 ，可免了許多的危險。若是財力能置幾段洋鐵煙筒
 ，更能避煤毒。再說今年入冬以來，雨雪缺少，諸
 物乾燥；屋中若是太煖了，人就要生病。總是叫屋

沈子與士集

寒風一點才好，以防疾病。再者火燭也要防；因天氣乾燥，最容易出火災；所以火險這一層，更得加一層的防備。沒有別的法子，就早早多留點神！



格言

對人沒有說的話，不可強尋話來說。
正直二字，是人生最堅固的甲冑。

愛國即是愛身。救國即是救命。
凡處事須看小為大，又須看大為小。

節食勝於醫生的診治。

為人若於名利兩面打不透，便無話可說。

變化人心，滌蕩污俗，莫急於興學——養廉。

心中常有念慮，過失必少。

思慮預防，能免禍。

事事都半通，不如一事能精通。

君子居必擇鄰；交必擇友。

無限制的約言，必失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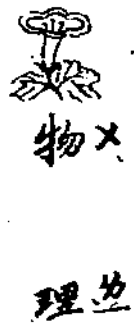
主 公 子 家 報

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身。

以禮義為交際之道；以廉恥為律已之法。

臨事肯替別人想想，是一等學問。

貪財為萬惡的根源。



說電鈴

叫人的電鈴，無論遠近，只用手一指，將電門一按。

那一頭的鈴，立時就響。不懂電力作用的人看見。

不是一出怪事嗎？若將這電力作用的理說

明白了，就不納悶了。

電鈴的構造：匣中有兩個銅線的鐵電軸；另有

一鐵錘兒，附在旁邊。錘兒的幹上附一銅片，銅片

有彈性，將鐵錘支到旁邊的電柱（名銜鐵）。兩個銅線

電軸的銅線頭，聯在傳電的線上；傳電線的那兩頭

，入在電門內。電門內有兩個銅片，相離半分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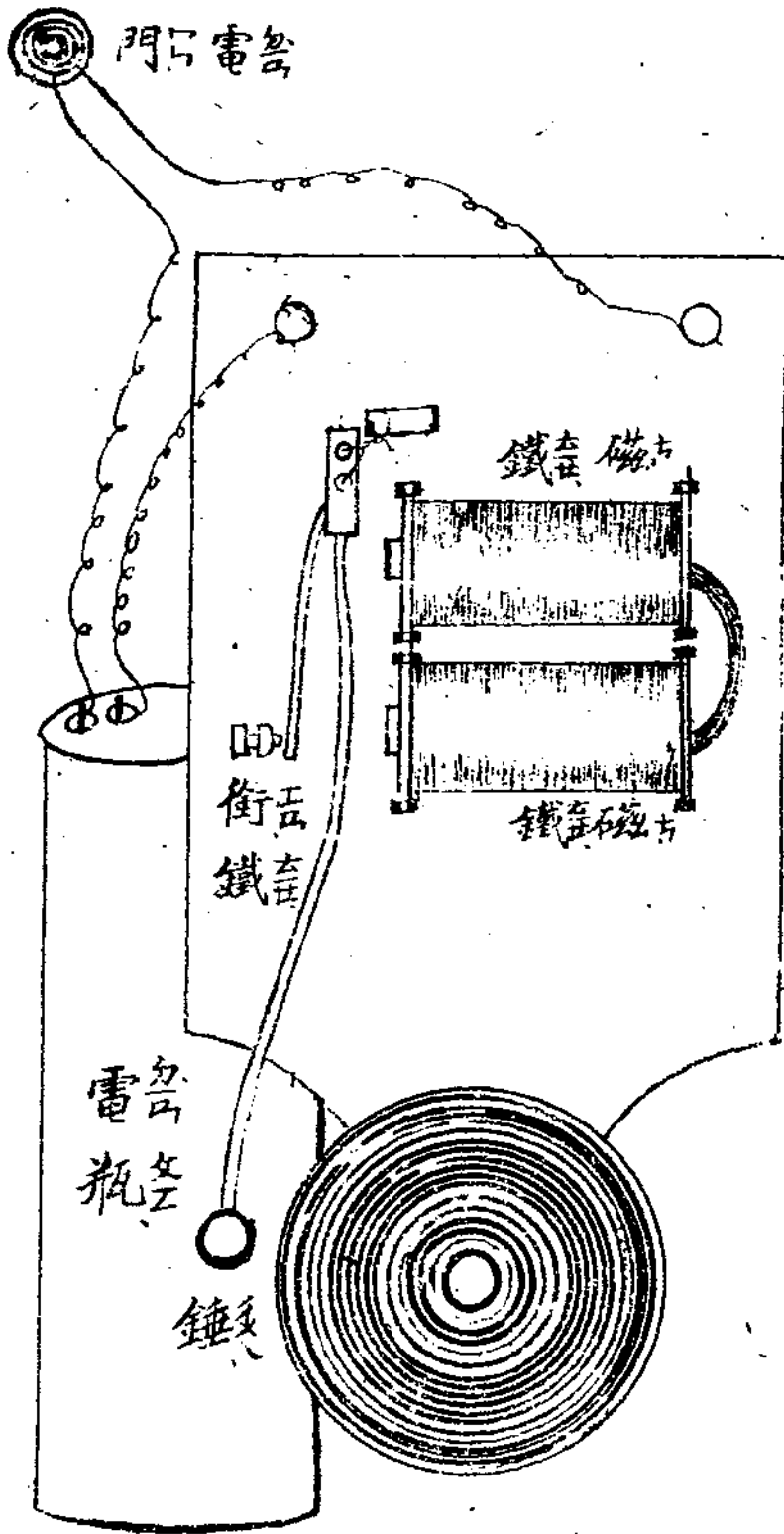
，若用手指將那瓷柱一按，電門內兩銅片即相合，

十

注音字彙

電流通過鐵軸，鐵軸即生磁性，就先將錘吸過來，錘離開銜鐵，電流就斷了，彈力又將錘彈到銜鐵那頭，來回離合，因此鈴聲大作。其根本的電力又是有一個乾電池，或濕電池。有兩銅絲線，通在電池的匣內，借着這電池的電，故能催動鐵錘。說明此理，沒有甚麼奇怪，請參看後面圖便知。

主音字及





國民學校教授國語應先教授五聲的意見

高應奎

五聲是甚麼？就是民國七年教育部第七五號部

令所公佈的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公佈以後，又經

許多學者研究，說：成年的人對於五聲，尚非常難

學，若在國民學校的兒童，更是難以學會了。故於

民國九年五月份，國語統一籌備會開臨時大會，有

教授國語，不必拘泥點聲的議決案。經此案議決以後，竟有一般人說五聲不成個東西，主張直接把他廢去。

教授國語，是否應該點聲？五聲是否應該廢去？今欲答這兩個問題，不得不先知五聲之由來及其價值。

從前只有所謂平上去入四聲，沒有五聲這種名稱。但是四聲又要分清濁，——為清平，清上，清去。

主音字母表

聲；不過平聲清濁之辨顯，上去入清濁之辨微。故
 南方四聲皆備清濁的少；北方惟平聲分清濁，上去
 入皆不分。因此這陰平陽平上去入的五聲，成了一
 種普通音了。所以民國七年，教育部第七五號部令
 公佈點聲之法，即按這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來為區
 分。

五聲為我國聲音學上極有價值；如會話時，有

此疾徐高下之五聲，能令人生出一種美感來；併且於音樂上聲調之表示，有此疾徐高下之五聲，方能合節，方能雅聽；可見這五聲並不是不規則的一種東西。今若將五聲廢去，將來談話全讀平聲呢？或是全讀上聲或去聲或入聲呢？

五聲既有如是的價值，則在國語裡是必不可缺少的。國語既有五聲，則在國民學校裡教授國語，就應當先教他五聲。若以成年的入難學，就以爲兒

童也是難學，那便是大錯其錯了。

無論閩粵雲貴的人，遷移至北京，凡七八歲的人

兒童，半年後反就能完全說北京話；十七八歲的人，

一二年後也能說北京話；若三十歲以上的人，就是

至於老死，也不能去掉他本省的土音。假如北京人

遷移至閩粵雲貴，也是如此。這是粵人由耳聞目睹

得來的。

部人在敵所(北京)注音字母傳習總所傳習字母

每年至少也開七八次班。每班分普通師範兩班。普通
 班由八歲起，不拘年齡；只要口齒伶俐，素無耳
 目殘疾即合格。師範班須俱有師範資格的，此兩班
 之中，惟有十五歲以下的學員，學五聲是非常的容
 易；三十歲以上的學員，學五聲就非常的難。這是
 由實地練習得來的。
 鄙人主張國民學校教授國語應先教授五聲，是
 由耳聞目睹與實地練習得來的。須要知道：凡成年

主 身 字 母 長

人所共為難的，兒童未必為難。若說到學習五聲，
 那是兒童較比成年人特別擅長的一種技能。因兒童
 由五歲起，至十五歲止，他能俱有萬國的聲音。何
 況我國固有的五聲呢？今若在口齒伶俐的時候，不
 教授他五聲，等到年歲大了，口齒笨了，再教授五
 聲，那恐怕倒難以學會了。

小說
 說

二漁夫 (續)
 (法國莫泊三著)
 (錄新青年) 胡適

幾日云云，回家；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

鐘，他倆人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中尉駐兵

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

得了出入的暗號，向中尉告了辭，即往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

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

，那時已是十一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一望好

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崗，和散鸞崗

兩座高崗，下望全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人，但只見鉛色的泥土和精光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崗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

兩人對着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

沒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

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雨

個朋友，走到這裡，心中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

曾見過的普國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倘碰着些普

潘如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
 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們倆人却到底不敢冒
 險前去。因為這裡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
 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裡
 ？總要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先只舉步在葡萄園裡，攆着腰，在葡萄架下行走
 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邊。兩人飛
 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草很長，便躲在

● 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裡，是沒有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就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關閉着，很像

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了一尾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

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的魚，高興的不得了。

他們帶着一幅密網，把釣的魚都裝在網裡。他二人許久不到這裡了，如今重新享此樂，真是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只顧釣魚，都很出神，別的什麼事全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砲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敵物竄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砲。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砲，

砲烟慢慢由地上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上手了。」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上手了。」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上手了。」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上手了。」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上手了。」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上手了。」

戰，始於普魯士拿破崙及西丹之戰。帝國破壞，巴黎
 市民宣告民主政府，自為城守。蘇利沙接着說道：
 君主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政府便有國內的戰
 爭，終不免不掉的。譯者按此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
 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
 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
 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戴勒甯山上的大炮，
 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

打死多少人的生命？也不知打壞了多少人的希望？
想完？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拍碎
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了，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未說完，忽聽得背後有脚步的聲音，急急

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
都像巴黎的馮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

把四桿槍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裡
一鬆，兩桿魚竿都掉在水裏去了。不到幾秒鐘，兩
個人都被網上，裝載一隻小船，渡過河去，送到馬
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乎沒有人到過的，其實
裡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鬍子的大
漢子，坐在一張椅子上，嘴裡吐着一條長柄的煙袋
，說着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人道：你們二位，今

天釣魚的運氣不壞罷？那時一個兵使把他兩人所釣
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脚下，那兵官看了微微
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不
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
派來打探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獲着，不
用說得，該用槍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我，
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裡，莫想逃生。這是戰時的
常事，免不了得。」

那兵官說到這裡，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裡，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能出聲，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出，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

注：...

罷！

免管以日，在父及及，在父及及，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未完)

更正

上期報的注音字母傳習所，
週年報告，
內有本

所長王君赴上海演製留聲機，
係去夏之事。中華

書局原定今年補製機片，
因事未能辦到，
故誤作今

年去。特此更正。